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新二版

清代紀
實史料

賽金花故事

洋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洪

淵

出版者

廣益書局

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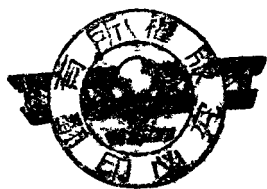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局

上海福州路







拳匪
猖獗
逃京
避難



瓦德西

賽金花

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

賽金花



李鴻章

夜事夷寢

賽金花之
最後丈夫
魏阜歐

賽金花

魏阜歐



客

三



賽金花故事目次

插圖	一
劉半儂先生訪賽記	一
自述身世	一
幼小時代	二
忽忽一年的買笑生涯	四
嫁洪鈞	七
在歐洲	九
洪鈞之歿	一四
脫離洪氏後在上海之娼妓生活	一六
在天津開金花班及在北京組織南班之前前後後	二〇

拳匪猖獗逃京避難	二三
結識聯軍統帥瓦德西	三五
聯軍肆虐維護軍人	三七
儀鸞殿之失火	四三
議和時之諄勸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	四五
墜馬中傷	四八
班妓服毒己身受禍	五〇
被押刑部遞解回籍	五四
在滬重張豔幟	五八
申報北平通信	六一
賽金花之聰明	六四
賽金花之別名多	六五
功不可沒	六六

賽金花 目次

二

夜來夷寢	六七	憶賽金花舊事	八二
結識了瓦德西將軍	六八	賽金花死之俄頃	八三
儀鑾殿大火詳情	六八	賽金花之生前死後	八五
訪賽回憶	七二	賽金花之葬地陶然亭	八七
賽金花之最後丈夫魏阜歐	七二	賽金花的性格	八九
賽金花的二僕	七三	賽金花的死	九〇
賽金花逝世與二僕	七四	故都名士紀念賽金花	九一
關於賽金花的戲劇	七四	哀賽金花	九二
守節	七五	對於賽金花的感想	九三
贈畫	七五	賽金花死了	九七
贈儀	七五	改正年表	九九
輓輓	七五		
會孟樸求追賽金花之謎	七六		
賽屑	八〇		
賽金花的貧乏			

賽金花

劉半儂先生訪賽記

△自述身世

我本姓趙，生長姑蘇，原籍是徽州，家中世業當商。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十二歲上，因鬧長毛（即太平天國，以其披髮，俗皆呼曰長毛）我們徽州很受蹂躪，家人都四散奔逃了，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個叫朱鬚子的合夥開當舖。後來亂事平定，也沒有回本鄉，就在蘇州落戶了。我的母親是蘇州人，姓潘，容貌長得很美，性子又溫和，親友們都稱她賢惠。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她整整三十歲，這時候，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

我的祖父叫趙多明，人極忠厚，篤信神佛，天天燒香磕頭，求着多子多孫。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但不幸因鬧長毛都流離失散了，以後也迄無音訊，不知死活，賸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

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家務都歸她主持，只是脾氣太大，約束家人嚴厲極了，偶犯事過，便遭申斥，家裏人沒有不怕她的。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從未打過一下，罵過一句，一切飲

食服用，也都很精心細意的給預備。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會伺候她的緣故。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因我嫁了洪家不久，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她着實捨不得叫走，却又無法攔阻，心裏總是在羅念。到了歐洲，我又不能常寫信給家裏，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憂慮成了病，以致不起，臨危時，還叨叨絮絮的說：盼望見我一面，這樣遼遠的路程，怎麼容易回來呢？

我還有一弟弟，中年病歿，已娶妻，無子。

『彩雲』是我的乳名。姓傅是假冒的，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爲顧全體面，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便想得一個富字，取『富而有財』之意，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傍的傅字了，嫁了洪家。洪先生給取名『夢鸞』，脫離洪家後，又改爲『夢蘭』。

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人口繁殖。後分二支：一曰千戶堂，一曰積禧堂。有兩個祠堂，修蓋得非常壯麗。

附言

或謂伊之姓趙，也是冒出，實乃姓曹，爲清代某顯宦之後。

▲幼小時代

我小時就很聰敏，什麼禮節，不懂得，也會款待人。七八歲時，家中有親友來，總是先打招呼，裝煙倒茶，陪着人家談話。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一到我家，便忙着打聽我，找我。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見我如此，便對我更加疼愛，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

我到了十幾歲，出落的俊俏非凡，又天性喜歡妝飾，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一打扮起來，人都說好看，都說：『這小妮子，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有時我在門口閒立，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跟前過，都向我凝目注視，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

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叫『狀元飯』，是用紅苧菜加豬油拌飯。我小時最愛喫這個，有人便說我：『將來必定要嫁個狀元。』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名鈞，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

我從小就說蘇州話，官話是後來纔學會的。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只有我母親，因為是蘇州人，她說蘇州話。

這時候，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祖父同朱鬍子合夥開的當舖，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

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差不多全靠着借債典賣度日，我祖母整日價愁得什麼似的，但爲顧全體面，還竭力支撐着門面，不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叫人家知道笑話。

▲忽忽一年的買笑生涯

我家有一使女，名喚小阿金，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後來家裏的境况越來越窮，就把她打發走了。她出去先跟了別家，後又歸一姓金的，名叫金石泉。金有一妹子叫雲仙，當時在蘇州，很出風頭的一個拉繆的，交際很廣，蘇州的闊人差不多她都認得。她久已聞知我的艷名，想着引誘我爲娼，從中圖利，只苦於無法着手。小阿金一到她家，她有了法子，就授命小阿金托詞來我家閒玩，尋機會先把她誘到她家，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

這時我纔十三歲，雖然聰明，究竟幼稚，又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現在她能常常來我家伴我嬉戲，更邀我出去遊玩，心裏怎不願意？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她若知道了，是不會叫我出去的。

有一天，是個春季，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金雲仙道：『今天天氣清爽，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好麼？』我是貪玩，那裏都願意去。我們出了城，見河裏有許多隻船，佈置的全很講究，船上人有的在那兒

豁拳喫酒，有的唱曲，煞是熱鬧。一會兒，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坐下後，船裏的人都和我攀談鬥笑，我覺得這很好玩，也不害羞，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又到一船，也是這樣說說笑笑，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纔同她們回家。心裏只知道這是玩，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驅我到花船上去『出條子』。當時每一個清倌條子是給四塊銀圓，這次金雲仙借着我，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

以後，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家裏人全不知曉。一天，又隨她到一處，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睹我驚訝道：『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我聽着暗笑，心裏說：『怎麼不是？』

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家裏也已知曉，我祖母很難過了些時，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說：『家裏的境況，這幾年很是困難，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多少總能有些補助。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好好的嫁了，也沒有什麼不對。』祖母想了想，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答應。

我是只作清倌人，應酬條子。蘇州那時候也沒有『花捐』。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多半都在花船上，或逕到客的宅裏。

到了五月裏，因有個吳三大人，脾氣太倨傲，一日招我侑酒，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大鬧一頓，摔毀許多器物，把我嚇壞了，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來。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說了好些謙遜話，纔又出去的。

這時候，蘇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都在倉橋浜一帶，往來於閶門虎邱之間。這種船都是雙開門，四面有玻璃窗，外邊周圍帶欄干，彩繪很精麗。船裏面也夠寬敞，能擺下兩桌筵席。一切的佈置講究極了，挂着很多的華燈，還有用茉莉花穿成的花籃，棹椅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

當時最著名的花船，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叫作『坐艙姑娘』；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叫作『清船』。客人若不願意要坐艙姑娘，也能隨意外邊去叫。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是在六月，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

叫『條子』的規矩是誰叫的條子，姑娘就搬個凳兒坐在誰傍邊，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盃茶，都用盞碗，這是專爲給姑娘喝的。姑娘陪客不許喫酒，可以喫水果，嗑瓜子。這時候還沒有紙煙，雪茄煙倒有，但吸的人很少，普通都是用水煙，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

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如粉盒、檳榔盒等等，尋常都是銀質的；闊一些的還有金質的。

或鑲寶石的粉盒是爲預備隨時備用，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客人在飯後，可以隨便取食。姑娘出門都帶着娘姨。

條子錢，清信四圓，紅信五圓，但實收却是一樣，因姑娘臨走時必須賞給下人錢，清信一圓，紅信兩圓，這叫『坐艙裏』。把錢放在茶盤底下，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把錢拏起來向船板上一丟，噹啷一響，便喊『某小姐賞』，外面就齊聲大嚷着『謝謝』，語音頗爲動聽。

船上全代辦酒席，價錢清船比較便宜，連酒飯費在內，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夠花船（即帶姑娘的）就貴多了，每天非百圓左右不可，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闊的多。客人上船，總在下午。開飯須待掌燈以後，如果覺餓，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喫。大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

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駛船人技術很精，能叫船快慢自如，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最好的是『打招』，一篙下去，船就在水中打起盤旋，四周圍水如濺珠，真個有趣！

這時候的姑娘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有的還能唱整齣的崑腔。用的樂器，就是笛子和琵琶。琵琶是自己彈，笛子有師父給吹。我不會唱，因爲從小沒有下過工夫，臨時趕着學些，那就差多了。

▲嫁洪鈞

我十三歲那年，出去的工夫不多，就認識了洪先生，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初次一見面，我倆便很投契，他愛我極了，只要在一起，話總是不會說完的。

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他不常出門，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吳承儒、姚念慈、沈問之、老潘四大大人幾位，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他們悶了時，常鬪一種牌，名叫『打黃河陣圖』。這種牌也有花，公二三等，輸贏很大。他們每次鬪牌，總叫我傍邊陪着。

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他的朋友們就說：『你既對彩雲這麼好，為什麼不娶了她？』他道：『我年紀太大了，覺有些不好意思。』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我祖母嫌是做偏房，執意的不肯，他們又託許多人過來，長說短說，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洪家也一一答應了，這纔說成，媒人算是吳承儒、姚念慈。

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過去。——我十四歲，洪先生整五十——婚禮也很莊重，坐的是綠呢大轎，前面打着麒麟狀元紗燈，儀仗甚都，好不氣派！

洪先生名鈞，號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歲中的狀元。正太太比他長兩歲，南京王家的小姐，還有一個姨太太是揚州人。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陸潤庠之女）。一家人都

很和藹，正太太待人尤好。我過去，他們都很喜歡我，都稱呼我『新太太』。

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滿帶我進京。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德、奧和四國欽差大臣，沒有能在京多住就動身了。

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創於曾國藩，以其船身頗長故名。）這種船身子很長，兩邊用許多船夫，駛起來快極。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真忙個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輪船，應酬纔少些。

到上海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們下了船，我見洪先生已上了轎，我也就隨着上轎，這時候幕然響了三聲大炮，我不知道是作什麼，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身上打起抖來，女僕們趕忙攙着我纔上了轎。原來這是放一種表示敬禮的砲，我那裏經驗過？事後一想，覺得真可笑。

我們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宮。（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爲行轅。）

▲在歐洲

跟着洪先生到歐洲去的家屬裏祇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不能夠去，那個揚州的姨太太，身體也過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輪船的顛蕩。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隨員中，他的學生很多。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全是中國樣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討厭人穿洋服，可是我們在船